

使命

成稿書

上海
創造社出版部

1928

創 造 社叢書

第十三種

命
成 倘 吾 著

上

創 造 社 出 版 部

1928

正

本書著者的其他著譯

1. 流浪
(小說, 詩, 劇, 雜記合集)
2. 德國詩選
(與郭沫若合譯)
3. 灰色的鳥
(創造社同人選集)

上海 創造社 出版部 廣告

使 命



新歷 1927 年 2 月 1 日 付排
舊歷 16 年 7 月 16 日 本書作者三十生辰 初版
1—3000 冊
1928 年 4 月 1 日 二版
3001—4000 冊

版 權 所 有

每 册 實 價 大 洋 七 角

再 版 序 言

“文學被革命拋在很遠的後邊”，我們雖然不像那些現象論者說一個跑得太快了，所以別的一個沒有趕得上的話；然而這是事實，而且跑得快的有牠跑得快的理由，跑得慢的也有牠所以一定跑得慢的必然性。

我們的新興布爾喬亞氾的早衰，規定了我們這幾年來努力建設的新文學的必然的短命。現在牠的內在的發展已不可能，牠已經開始沒落了。

在這全經過期間，從事文藝批評的人們的任務，一在於給文藝作品以理論上的根據，二在於導

引全文藝界走上新的道路。我們的批評家們完成了他們的任務嗎？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們是沒有放棄職責的，我們可以下這樣的斷語。

這裏收集的文章是一個從事文藝批評的人這幾年來的努力。他是不是曾經履行他的任務，他的論文自然要構成一個斷語。

在當時的特殊的情況之下，還有三種特別的任務，即對於以下三種思想的苦鬥：

第一，文以載道的傳統思想，

第二，文學為消閒品的腐敗思想，

第三，“幽默”及“趣味”等外來思想。

本書的作者在精神上，在文字上，可以說是不會忘記了這種種特別的任務，而尤以對於“幽默”與“趣味”的追勦為最有益。這種種的苦鬥可以說是新文學的方向轉換的預備工事。在這一點上，這全經過期間顯然是一個過渡時代。

不過“文學意德沃羅基”的意識不甚明瞭，這是被當時的客觀情勢所規定，讀者諸君必須保持批判的態度。

依作者現在的思想來說的時候，本書的再版，非有徹底的修正，是與素來所主張的藝術的良心相背的。不過文藝是一個複雜的東西，文藝的產生要有種種的原素。我們數年來的作品對於將來的文藝還有營養的功能，這些文藝批評的論文就也有牠培養的價值。並且在目前這樣構成要素極其複雜的時代，就是這種過渡時期的預備工事也還是很重要的。

不過讀者諸君必須保持批判的態度，而且現在由另一觀點來看本書已經不是難事，讀者諸君若能夠把作者最近的論文對照起來，當更容易了解。

作者相信他的態度始終是真摯的，而且他的奮鬥也有了相當的結果；他今後將要更努力於文藝批評的建設。

十七年三月十五日

序

朋友們時常勸我把自己數年來關於文藝的論說彙成專冊，但是我自己却從來不作此想。也許有人懷疑我在現在這樣大家喜歡印行專冊的時代故意高蹈，這也未免冤枉了我。其實，這裏面的原因是很明白的。第一，我是不喜，或者應該說不能，多寫的人，這幾篇勉強寫出應付一時的文字，既沒有什麼高深獨到的佳言要旨，而在當時已遭辱罵，現在時過境遷，尤不值大方君子的一覽，最好還是藏拙。第二，近年以來，更因慣性的作用，懶於動筆，所以我所能印行的東西都是曾經發表過的，實在

沒有再勞印刷所工人諸君的必要。第三，可以說是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我自己對於以前所寫的各種文字之中已經有許多地方不能滿意；自己所不能滿意的文字再使流入人間，於自己為不誠實，於他人亦恐有害無益。

所以我至今不曾作過印行專冊的妄想，拒絕了許多朋友的熱誠的誘勸。這回由紹宗的好意把我這幾篇一錢不值的文字集好寄來廣州，却使我陷入了不能不放棄前此主張的絕境。我決然放棄了；得曼華之助，在約莫一小時之內，我就在廣州分部把次序大概分定了。獨清見我還沒有命名，因為第一篇是“新文學的使命”，就給牠取了現在這個名字。

我放棄了從前的主張，我為什麼？似乎不可以不一說。一個人跑到外國學了幾年工業回來，無端却在新發現的所謂文學界這個鬼窟混了幾年，本來就是誰也夢想不到的事。然而在當時激於一時的憤怒，不惜與羣鬼打做一團，至少我自己曾出了幾口惡氣，而我們的文學界也減少了一些惡魔，或

者稍微清淨了一點，但是事過境遷，對於當時那種幼稚病的對症藥既經達到了一部分的目的，而我也回國日久，覺得可惜可怒的事正多，這些羣鬼的瞎鬧真不值得憤怒，所以我這種反射般的言論現在已是應該結束的時候了。

上面說的是關於我這幾篇論說本身的原因；這裏還有關於我個人的一個。“自家今年三十歲了”，這是達夫刊行全集的第一句話。我從來不說頹廢的話，我也決不因為快要三十歲了而趕着出什麼專集。不過一個人快要三十歲了還不能澈底覺悟一番，這纔是一個悲劇。從今以後，我不說要為黨國建功立業，為人類祝福增光，至少也應該更加認真，認真就本質上思索，在實質上努力。為這個原故我也應該把以前的種種告一個結束。

這裏所收集的以關於文藝批評的為多，雖然有許多是講解前人陳說，專醫幼稚病的東西，但是我相信自己不會忘記暗示我對於文藝批評的意見。我至今相信文藝批評為一種再反省的努力，而關於文藝批評的考究為第三次的反省。反省的作

用是無窮的，但是我們的反省常受 Zweckmaessigkeit 合目的性及 Gueltigkeit 妥當性的規定，所以反省的結果決不能是無窮的，最後我們必能達到一個同一的結果。這種追求便是我所謂建設的努力。我相信由這種努力可以解決文藝批評上種種紛糾的議論。

國事如此，專門研究這種問題，未免問心有愧，但是文藝批評是我喜歡思索的一門東西，同好之士加以指點，使我多有考察的時機，仍是我所最感謝而最希望。

七月三十夜於滬濱旅社

第一輯

目 錄

第一 輯

新文學之使命	1
真的藝術家	13
藝術之社會的意義	19
民衆藝術	28
革命文學與牠的永遠性	34
國學運動的我見	40
寫實主義與庸俗主義	45

第二 輯

批評的建設	65
建設的批評論	66
批評與同情	73
作者與批評家	79
批評與批評家	83
文藝批評雜論	87

第三輯

詩之防禦戰	101
‘沉論’的評論	122
‘殘春’的批評	130
評冰心女士的超人	140
命命鳥的批評	152
‘一葉’的評論	162
‘吶喊’的評論	172
讀章氏‘評新文學運動’	183
論譯詩	194

第四輯

文學界的現形	207
矮醜的說道者	212
今後的覺悟	215
新的修養	221
士氣的提倡	225
完成我們的文學革命	230

新文學之使命

文學上的創作，本來只要是出自內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麼預定的目的。然而我們於創作時，如果把我們的內心的活動，十分存在意識裏面的時候，我們是很容易使我們的內心的活動取一定之方向的。這不僅是可能的事情，而且是可喜的現象。

一講到文學上的目的，我們每每立刻感着一種可驚的矛盾。原來世上的東西，沒有比文學更加意見紛紛，莫衷一是的。有些人說牠是不值一文錢的東西，有些人簡直把牠當做了自己的一切。即在一樣肯定文學的人，都有人生的藝術 *l'art pour la vie* 與藝術的藝術 *l'art pour l'art* 之別。藝術的價值與根本既然那樣搖搖不定，所以我們如把牠應用在一個特別的目的，或是說牠應有一個特別的目的，簡直是在砂堆上營築宮殿了。

然而這種爭論也不是決不可以避開的。如果

我們把內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學上創造的原動力，那麼藝術與人生便兩方都不能干涉我們，而我們的創作便可以不至為牠們的奴隸。而且這種爭論是沒有止境的，如果我們沒頭去鬪爭，則我們將永無創作之一日。文學沒有創作，是與沒有文學相等。所以我們最好是把文學的根蒂放在一個超越一切的無用爭論之地點。這與科學家取絕對的靜止點 absolute rest 意義是一樣的。因為我們從此可以排去一切的障礙與矛盾，而直趨我們所要研究的事物。

文學既是我們內心的活動之一種，所以我們最好是把內心的自然的要求作牠的原動力。一切嘈雜的爭論，只當是各種的色盲過於信任了自己的肉眼，各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譬如對於紅色是色盲的人，只能感到紅色的補色，雖然原來是一樣的白光；如果我們承認光是白色的，那麼，那些色盲的是非，我們可以了悟是他們各人所認識的只限於一小部分而不是全部的原故。我們又可以由他們各人的爭執，約略可以知道白光有些什麼成